



春天

◎郑从容

一抬头
春天在不经意间
撞上杨柳嫩绿的忧伤
春寒料峭
虽然有点哆哆嗦嗦
依旧展示出千丝万缕的成长

春天有雨
淅淅沥沥的
朦朦胧胧的化不开
像极了对故人的思念
远远看不清
近近的点点滴滴在心头

摘一朵小花
那就是春天了
眺望远方
丰收的喜悦在召唤
挽上爱人的手
慢慢走过这花的季节
走向这花一样的未来

你扫了吗？

◎文娟

说起来，老汉还是个能人，会绕线织毛衣；会耍泥刀盖房子。当然，那是从前的老汉。现在，不说男人，女人也懒得穿针引线了；现在，不说盖房，盖好的房子也被拆除了。

步入老年的老汉常常感到有劲无处使，加上老伴离世，越发孤寂。他思来想去，有了主张，没事找事做呀，田虽被征收了，但还荒着，圈了围墙而已。

老汉在围墙上搞了个口子，整地，播种，施肥，浇水。不几日，菜苗儿就端出新鲜、水灵的样儿来了，拉去市场保证抢手！老汉看好蔬菜胜过看好自己的儿子。那儿子，从小到大没周正样，念书时不好好念书，吊儿郎当；工作了不正经工作，挑三拣四。三十好几了，不恋爱不结婚，只对手机感兴趣。

果然，蔬菜一上市，买者蜂拥。得意之际，问题来了，都说要“扫一扫”。“老汉你码呢？”“瞧玩笑说的，哪马，小三轮来的。”“你手机呢？手机上有码。”“手……手机……”老汉犹犹豫豫掏出老人机，他不相信这家伙还能管钱。“这机子不行，这样吧，借你同行的码扫一扫，完了找他们要钱。”老汉急眼了：“不能！不能！”买家倒不急了，放下蔬菜，走人。

老汉只好求助儿子，儿子眼睛舍不得离开手机：“不要这么拼命，该享福就享福。”“你哪天成家我哪天享福。”老汉是做梦都在抱孙子。儿子只好拉过老汉，手把手教微信，教来教去，横竖开不了窍。

儿子不耐烦了，弄个码得了。儿子与老汉一个小区，两套拆迁房，一人一套。本意让儿子独立，儿子却天天跑过来蹭饭。“今天14笔，共计46元。”晚饭后，老汉与儿子对起了账。儿子捧着手机：“不对，13笔，共42元。”老汉心说：“你小子想诈我，早呢！”儿子让他看账单，老汉数了数，确实13笔。

“你记错了。”儿子说。“不会错，扫一次，左袋子往右袋子倒腾一颗黄豆。你数数，是不是14颗。”老汉又数了遍黄豆。

“有人诓你了，光扫没打钱。”“还有这种人？”“有，趁你不在意。”

老汉实在想不出谁诓了自己，一会儿恼自个记性差，一会儿怪蔬菜卖相太好。儿子说：“算了，以后警惕就是了，或者替你换个智能机，扫一次响一次，也省你倒腾黄豆。”

“没钱不摆阔气，攒够钱再说。”一分钱掰两半花的老汉，从此多了个心眼，对谁都追问一句“你扫了吗？”

转眼盛夏，蔬菜产量明显减少。老汉免去早市，只跑晚市。这天，刚刚还晴朗的天忽然变了脸，狂风暴雨说来就来。等到落市，尚有几把菜未卖出去。老汉把小三轮停到自家小区门口，就地摆起了摊。一骑电瓶车女子靠过来，双脚撑地，说拿一把空心菜。老汉说：“雨天，便宜卖，三块钱一把得了。”女子掏出手机，老汉不忘追问：“你扫了吗？”女子不理不睬，嗖地离开了。

“今天只扫了17元。”为几把未卖完的菜，老汉吃饭不香。儿子

紫琅诗会



桥街相连游人醉

陈顺源

曹顶公园

◎尹建炉



这几日，在桃花、樱花的簇拥下，曹顶公园的牡丹花又竞相开放了。花的主体有红白两色，妩媚华贵，美得惊艳。本已满园春色，此花一开意蕴更浓。

公园免费开放，人气很旺，特别是在各种假日。公园四周都是居住小区，自然就成了居民们的后花园。

公园蛮新的，几年前这里还是杂乱无章的老城乡接合部。政府为民办实事，在2017年建设了这样一座占地150亩综合性、公益性的公园，百姓盛赞。公园打造的水准很高，设计思维先进，彰显传统与现代、自然与人文、园林功效与社会功能的完美结合。建筑园林，亲水楼台，相得益彰。东厢曲水，西厢廊回，中心水域，滨河漫道，亭廊码头，南廊桥，中曲桥，荷花池，小树林，大草坪，健身廊，篮球场，茶室……既自成一体，又构建完整。公园树密草茂，据说有几百种植物、几十类花卉、几十种鸟类。

常在公园走走，看到散步锻炼的市民很多。晚饭后，唱歌跳舞的在此集结。到了假日，很多小家庭在绿地上搭起了帐篷，孩子们在草地上纵情玩耍。年轻人在这里踢足球、打橄榄球，常见到男女混合组队的，激荡起他们的青春之歌。星期天，遇到一位熟人在长椅上看书，他告诉我，在读《张謇》，公园里看这本书特别有感觉，因为张謇曾为南通人建了好几座公园。林荫下两位长者置一小桌，下起围棋。两名戴着近视眼镜的女大学生，蹲在竹林里从容地挖起了竹笋，问她们是否作为食材，答曰：是也不是，只是找找感觉。公园水里的小鱼小龟很多，一些家长拖着小朋友携长柄网兜，网起这些小生命来。公园里练习乐器和练声的人很多。一日飘来京剧声，循音过去，一老生在水中亭唱着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”，字正腔圆，唱功了得。

公园坐落于曹公祠北侧，全称曹顶纪念公园。明嘉靖年间，东南沿海苦受倭寇劫掠，为捍卫家园，民众奋起御敌。通州余西曹顶应募入伍，数历战事，屡著奇功。惜于1557年追敌至通州城西北之单家店失陷罹难，年仅44岁。州人为其墓葬于通州城南，辟专祠祭奠，州志入忠义传，成为历代乡邦传颂的民族英雄。1921年，乡贤张謇重修墓祠，立碑、塑像。墓祠在日本侵华和“文革”时遭受劫难，后再重修。曹顶墓前，历经数百年，香火不绝。今建曹顶纪念公园，一是城市生态建设；二是激励后者，永志不忘。然而，公园的曹顶元素除了园名和公示牌简介外，细心游人还寻觅到几副亭前楹联：“海边击石三山动，天半挥矛万马驱”“直视倭奴无我敌，始知乡勇有人存”“北郭留名单家店，南山增气曹公坟”“死比泰山重，功垂淮海流”“匹夫犹耻国非国，百世以为公公”。

据称，这里还是传统教育基地。原本第一次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园时，以为这里应有一间曹顶纪念馆，抑或有一个与公园相关的小型动植物科普馆，因为公园范围内有好几处房屋建筑，比如此前提到的“茶室”，位列中心水域荷花池北岸，局部两层，现“茶室”的标示仍兀立于“茶室”东隅，美曰“清池凝碧”。然而，当下既不是茶室，更不是纪念馆，门侧挂着“北京某公司”铜牌。有人给了提示，或是以租养园。

公园美，美得透彻。人们进出公园，景仰先人，崇尚文化，依恋一草一木，意犹未尽。